

■ 沈从文

湘行散记

·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

● 沈从文

·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湘行散记

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再版排印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(三十本)

鲁迅 冰心等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文字 603 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36.125 印张 2895 千字

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3001—5500 套

ISBN 7-5059-2035-9/I·1416 定价:168.00 元

(折零优惠¥4.10 元)

序

近年，散文颇有些热闹的味道了。

论理，在小说、诗歌擅胜一时之后，散文也不该再如以往那么冷清了。但，与小说、诗歌不同，散文的热闹不是时下之风，而是炒卖四十年前的历史存货，这是个值得探讨的现象。

五四以后，中国的文学界发生了革命。就艺术形式而言，西洋的小说、诗歌、话剧，横向地移植到中国，取代了章回、格律和以歌唱为主的旧有模式，虽然唱的最高境界是说，也足够令人尴尬的了。而散文则不，固然，异域的观念也曾经发生过位移，其结果却不是简单的替换，而是与本国的传统相糅和，出品了优质的再生产品，不象前三个文学门类那样，要经历那样一个蹒跚的学步过程，至今仍免不了模仿的痕迹。因此，鲁迅评价新文学运动说，散文的成绩最为辉煌，超过了其时的小说、新诗、话剧的成就。鲁迅的评价是准确的。时至今日，说到那一时代的散文名家，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三十位而感到还有遗漏。有这些作家中，有些人兼搞别样，今天看来已然品位不高，应该谈忘的了，而他们的散文作品却时时被人们所记诵，从这一点说，散文的艺术生命，似乎比小说、戏剧、诗歌还可以更为长久地保存下来。因为，同其它文学门类不同，散文是最能透射出作家的学识、情趣、操守、情感、人格的，从而也

就最容易相互勾通。可惜，五四以来形成的这个优秀传统，四十年间发生了断层，至今还没有完全弥合。相形之下，时下的文章，未免做作，仿佛是裱出来的，丢进洗衣机，一洗，全是糍糊，这样的东西写多了，自己也难免糊涂，接受主体又如何能够喜欢？及至轮到散文好不容易热一回，却拿不出自己的货色，只有向历史讨教，这当然是前辈的光彩。

但是，这并不意味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已然尽善尽美，发展到极至，无可超越的了。众所皆知，中国的散文历史悠久，倘若从甲骨与青铜算起，是应该比韵语还要长久的。在传统的散文观念里，小说除外，经、史、子、集中的文章都可以冠以散文的。五四以后，有一种将散文精确化的倾向，一方面，增重了它的文学色彩，另一方面又将其软化，散文似乎只余下叙事与抒情的功能，而且三十年代后，又似乎只有抒情体裁被视为散文的正宗，这就免不了格局狭隘，丧失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园地且少活力了。〔二〕其实，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，生活有多么丰富，散文也就应该有多么丰富。当然，在那时，也仍有不少散文的名家，恪守旧道，捡到篮里便是菜，不受什么框架的束缚，而不惮于无所不包，难免会让今天的散文作家惊诧，甚或以为不足道哉。

但是，上面的话，并没有抹煞的意思，而目的那一时期的散文成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，今天还有那么多的热心读者，还有那么多的选家纷纷登场便是一个例证。于是也就产生我们的酝酿与构思。这就牵扯到选篇与选书的优劣比较了。应该说，这二者是各有千秋的，

〔一〕 这个问题仍在争论，现在又似乎有大散文观复潮的趋势。本书库采取的还是约定俗成的准则。

不能够相互替代。关于选篇的优点，这里不去讲它，对于后者，或许更能够客观地展示作家与作品的原有风貌，从而也就避免了选家们的某些偏颇。另一方面，这些原作，久已不流传了，在一般的图书馆里也难以见到，且有上升为「文物」的趋势，如果将其中的一些精品排印出版，「一」窃以为不仅对于读者，即使对于当代的散文作家与研究家（原本大概也读得不多）是应该不仅可以感悟到其中的文学氛围，也还可以领略一些版本价值。俗话说，隔日如新，在历史尘封了多年之后，一旦面世，这些名家的原版作品，当会引起纷纭的新鲜之感罢。

准此，我们编辑了鲁迅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郁达夫、丰子恺、叶绍钧、冰心、郭沫若、茅盾、胡适、徐志摩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许地山、郑振铎、夏丏尊、钟敬文、沈从文、梁遇春、施蛰存、巴金、阿英、陈西滢、朱湘、陆蠡、张爱玲、李广田、何其芳、苏雪林等三十位名家的代表作品。这样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名篇大体上也就罗致在内了。读那时的散文，是时时感到一种繁星丽天的愉悦的。如果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的，这或者为贤者所鄙，以为不足道。其实，选家的劳动应该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津梁性的工作，自有价值。当然，这些话也依然会被讥为秋虫吊月，猥栏自热的了。这自可不必去计较。但选家也真有时困惑，所谓砖儿何厚？瓦儿何薄？跑掉的鱼是大的，这就需要致谦而有待于提高眼光的精审。同时需要申明的是，在本书库的编选过程中，得到了顾志诚、奚跃华、黄亚昌等先生的热诚支持，是要郑重感谢的。

〔一〕 据较好的原版本排印，只是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，以适应目前读者的需求。

孔老夫子说：「周鉴于一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」倘若我们的工作能够鉴往知来，对于中国当代的散文发展有所推动而不是「美女入室」，我们也就满足了。

王彬

92.12.20

出版说明

沈从文（1903—1987），湖南凤凰县人。原名沈岳焕，笔名小兵、炯之等。

沈从文是现代著名小说家，著作甚丰，小说最多，散文次之。主要有《湘行散记》、《湘西》、《沅水流域识小录》、《从文自传》。

沈从文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，由于他出生于崇尚原始习俗与蛮野力量的湘西，而他的散文（最好的），也取材于此，故而他的散文有一种独到的味道。他以朴讷的语言展现其笔下的画卷，笔墨横阔，不事雕琢，充盈着一股震人心魄的魅力，但在描写上不免有繁冗拖沓之病。与俞平伯近似，沈从文多年来也曾被人有的抹煞，却也终于掩抑不住，不仅其入而其文也经终于恢复了光彩，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宝库里不可多得的珍品。

目 录

一 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	一
二 桃源与沅州	八
三 鸭窠围的夜	一五
四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	二三
五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	三一
六 辰河小船上的水手	四三
七 箱子岩	五三
八 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	六〇
九 老伴	六六
十 虎雏再遇记	七四
十一 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	八二

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

我由武陵（常德）过桃源时，坐在一辆新式黄色公共汽车上。车从很平坦的大堤公路上奔驰而去，我身边还坐定了一个懂人情有趣味的老朋友，这老友正特意从武陵县伴我过桃源县。他也可以说是一个「渔人」，因为他的头上，戴得是一顶价值四十八元的水獭皮帽子，这顶帽子经过沿路地方时，却很能引起一些年青娘儿们注意的。这老友是武陵地方某大旅馆的主人。常德、河洑、周溪、桃源，数十里路以内吃四方饭的标致娘儿们，他皆特别熟悉，许多娘儿们也就特别熟悉他那顶水獭皮帽子。但他自己说，使他迷路的那点年龄业已过去了，如今一切皆满不在乎，白脸长眉毛的女孩子再不使他心跳，水獭皮帽子，也不需要娘儿们眼睛放光了。他今年还只三十五岁。十年前，在这一带地方凡有他撒野机会时，他从不放过那点机会。现在既已规规矩矩作了一个大旅馆的大老板，童心业已失去，就再也不胡闹了。当他二十五岁左右时，大约就有过一百个女人净白的胸膛被他亲近过。我坐在这样一个朋友的身边，想起国内无数中学生，在国文班上读陶靖节桃花源记，真觉得十分好笑。同这样一个朋友坐了汽车到桃源去，似乎太幽默了。

朋友还是个爱玩字画也爱说野话的人。从汽车眺望平堤远处，薄雾里错落有致的平田、

房子、树木、皆如敷了一层蓝灰，一切极爽心悦目。汽车在大堤上跑去，又极平稳舒服。朋友口中，合了雅兴与俗趣，带点儿惊讶嚷道：

「这野杂种的景致，简直是画！」

「自然是画！可是是谁的画？」我说。「大哥，你以为是誰的画？」我意思正想考问一下，看看我那朋友对于中国画一方面的知识。

他笑了。「沈石田这狗×的，强盗一样大胆的手笔！」

我不能同意这种赞美，因为朋友家中正收藏了一个沈周手卷，出处是极可怀疑的。说句老实话，当前从窗口入目的一切，潇洒秀丽中带点雄浑苍莽气概，还得另外找寻一句恰当的比拟，方能相称啊。我在沉默中的意见，似乎为他看明白了，他就说：

「看，牯子老弟你看，这点山头，这点树，那一片林梢，那一抹轻雾，真只有王麓台那野××的画得出！」

这一下可被他「猜」中了。我说：

「这一下可被你说了。我正以为目前风物极与王麓台卷子相同，你是有他的扇面的。因为它很巧妙的混合了秀气与沉郁。又典雅，又恬静，又不故作。」

「好，有得是你这篇文章魁首的形容！……」接着他就使用了一大串野蛮字眼儿，把我喊作小公牛，且把他自己水獭皮帽子上翻起的封耳，拉下来遮盖了那两只耳朵，于是大笑起来了。仿佛第一次所说的话，本不过是为了引起我对于窗外景致注意而说，如今见我业已注意，他便很快乐的笑了。

他掣着我的肩膀很猛烈的摇了两下，我明白那是他极高兴的表现。我说：

「牯子大哥，你怎么不学画呢？你一动手，就会弄得很高明的！」

「我讲，牯子老弟，别丢我罢。我只会画妇人的肚皮，真像你说，『弄得很高明』的！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吗？」

「你是个妙人。」

「绣衣哥，得了，什么庙人寺人，谁来割我的××？我还预备割掉许多男人的××，省得他们装模作样，在妇人面前露脸！」

这个朋友言语行为皆粗中有细，且带点儿妩媚，真可算得是一个妙人！

这个人脸上不疤不麻，身个儿比平常人略长一点，肩膀宽宽的，且有两只体面干净的，大手，初初一看可以知道他是个军队中人物，但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绅士。从三岁起就欢喜同人打架，为一点儿小事，不管对面的一个大过了他多少，也一面辱骂一面挥拳打去。但人长大到二十岁后，虽在男子面前还常常挥拳比武，在女人面前，却变得异常温柔起来，样子显得很懂事怕事，到了三十岁，处世更谦和了。生平书读得虽不多，却善于用书，在一种近于奇迹的情形中，这人无师自通，写信办公事时，笔下却很可观。为人性情又随和又不马虎，一切看人来，在他认为是好朋友的，掏出心子不算会事，可是遇着另外一种老想沾他一点儿便宜的人呢，他就完全不同了。——也就因此在一般人中他的毁誉是平分的，有人称他为豪杰，也有人称他为坏蛋。但不妨事，这人才真是一个活鲜鲜的人！

十三年前我同他在一只装军服的船上，船当天从常德开头，泊到周溪时，天气已快要夜了。那时空中正落着雪子，为得是惦念到岸上一个白脸庞女人，他便穿了崭新绛色缎子的猢猻马褂，从那为冰雪冻结了的木筏上爬过去，一不小心便落了水。待到努力从水中挣扎上船时，全身皆已为水弄湿了。但他换了一件新棉军服外套后，却仍然很高兴的从木筏上爬拢岸边，到他心中惦念那个女人身边去了。三年前，我因送一个朋友的孤雏转回湘西时，就在他家中，看了他的藏画一整天。他告我，有幅文徵明的山水，被一个妇人攫走，到后一问，才知道原来他把那画卖了三百块钱，为妇人挂了一次衣。现在我又让那个接客的把行李搬到旅馆中来了。

见面时我喊他：

「牯子大哥，我又来了，不认识了是吧。」

他正站在旅馆天井中分派人抹玻璃，自己却用手抹那顶绒头极厚的水獭皮帽子，一见到我就赶过来用两只手同我握手，大声说道：「嗨，嗨，你这个牯子又来了，妙极了，使人正想死你！」

「什么话，近来心里闲得想到北京城老朋友头上来了吗？」

「什么画，壁上挂，——当天赌咒，天知道，我正如何念你！」

这自然是一句真话，粮子上出身的人物，说谎原皆看成为一种罪恶的。他想念我，只因为他花了四十块钱，买得一本倪元璐所写的武侯出师表。他既不知道这东西是从岳飞石刻出师表临来的，末尾那颗巴掌大的朱红印记，把他更弄糊涂了。照外行人说来，字既然

极其「飞舞」，四百也不觉得太贵，他可不明白那个东西应有的价值，花了那么一笔钱，从一个退伍军官处把它得到手，因此想着我来了。于是我们一面说点十年前的野话，一面就到他的房中欣赏宝物去了。

这朋友年青时，是个绿营中守兵名分的巡防军，派过中营衙门办事，在衙门中栽花养金鱼。后来作了军营里的庶务，又作过两次军需，又作过一次参谋。时间使一些英雄美人成尘成土，把一些傻瓜坏蛋变得又富又阔，同样的，到这样一个地方，我这个朋友，在一堆倏然而来悠然而逝的日子中，也就做了武陵地方一家最清静安静的旅馆主人，且同时成为爱好古玩字画的风雅人了。他既收买了数量可观的字画，还有好些铜器与磁器。收藏的物件并不如何希罕，但在那么一个小地方，在他那种情形下，能力却可以说足够人敬服了。若有什么雅人由北方或由福建广东，想过桃源去看看，从武陵过身时，能泰然坦然把行李搬进他那个旅馆去，到了那个地方，看看过厅上芦雁屏条，同长案上一切陈设，便会明白宾主之间实有同好，这一来，凡事皆好说了。

还有那向湘西上行过川黔考察方言歌谣的先生们，到武陵时最好就是到这个旅馆来下榻。我还不曾遇见过什么学者，比这个朋友更能明了中国格言谚语的用处。他说话全是活的，即便是浑话野话，也莫不各有出处，言之成章。他那言语比喻丰富处，真像是大河流水永无穷尽。在那旅馆中住下，一面听他骂骂用人，一面使我就想起在北京城圈里编大辞典的诸先生，为一句话一个字的用处，把水滸，金瓶梅，红楼梦，……以及其他小说翻来翻去，剪破了多少书籍！若果他们能够来到这个旅馆里，故意在天井中撒一泡尿，或装作

无心的样子把脏东西从窗口抛出去，或索性当着这旅馆老板面前，作点不守规矩缺少理性的行为。好，等着就是。你听听那作老板的骂出几个稀奇古怪字眼儿，你会觉得原来这里还搁下了一本活辞典！倘若有个经济社会调查团，想从湘西弄到点材料，这旅馆也是最好下榻的处所，因为辰河沿岸码头的税收、烟价、妓女，以及桐油、朱砂的出处行价，各个码头上管事的头目，他知道的也似乎比别人更清楚。——他懂得多哩，只要想想，人还只在二十五岁左右，就有一百个妇人在他面前裸露过胸膛同心子，这是一个如何丰富吓人的经验！

只因我已十多年不再到这条河上，一切皆极生疏了，他便特别伴送我过桃源，为我雇小船，照料一切。

十二点钟我们从武陵动身，一点半钟左右，汽车就到了桃源县停车场。我们下了车，预备去看船时，几件行李成为极麻烦的问题了。老朋友说，若把行李带去，到码头边叫小划子时，那些吃水上饭的人，会「以逸待劳」，把价钱放在一个高点上，使我们无法对付的。若把行李寄放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空手去看船，我们便又「以逸待劳」了。我信任了老朋友的主张，照他的意思，一到桃源我们就把行李送到一个买酒曲的人家去。到了那酒曲铺子，拿烟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胖妇人，他的干亲家。倒茶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白脸长身女孩子，腰身小，嘴唇小，眼目清明如两粒水晶球儿，——说是干女儿呢。坐了一阵，两人方离开那人家洒着手下河边去，在河街上一个旧书铺。一幅无名氏的山水牵引了他的眼睛，二十块

钱把画买定了。再到河边去看船，船上人知道我是那个大老板的熟人，价钱倒很容易说妥了。来回去逼船总写保单，取行李，一切安排就绪，时间已快到半夜了。我那小船明天一早方能开头，我就邀他在船上住一夜。他却说酒曲铺子那个十五年前老伴的女儿，正炖了一只鸡等着他去消夜。点了一段废绳子，很快乐的跳上岸匆匆走去了。

他上岸从一些吊脚楼柱下转入河街时，我还听到河街上哨兵喊口号，他大声答着「百姓」，表明他的身分。第二天天刚发白，我还没醒，小船就已向上游开动了。大约已经走了三里路，却听得岸上有人喊叫我的名字，沿岸追来，原来是他从热被里脱出赶来送我的行的。船傍了岸。天落着雪，他站在船头一面抖去肩上雪片，一面质问弄船人，为什么船开得那么早。

我说：「大哥，你怎的，天气冷得很，大清早还赶来送我！」

他钻进舱里笑着轻轻的向我说：「牯子老弟，我们看好的那幅画，我不想买了。我昨天晚上还看过更好的一本册页！」

「你又迷路了吗？你不是说自己年纪已老了吗？」

「到了桃源还不迷路吗？自己虽老别人可年青！牯子老弟，你好好的上路吧，不要胡思乱想我的事情，回来时仍住到我的旅馆里，让我再照料你上车吧。」

于是他同一匹豹子一样，一纵又上了岸，船就开了。

桃源与沅州

八

全中国的读书人，大概从唐朝以来，命运中就注定了应读一篇桃花源记，因此把桃源当成一个洞天福地。人人皆知那地方是武陵渔人发现的，有桃花夹岸，芳草鲜美。远客来到，乡下人就杀鸡温酒，表示欢迎。乡下人皆避秦隐居的遗民，不知有汉朝，更无论魏晋了。千余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，既不怎么改变，所以每当国体衰弱发生变乱时，想做遗民的必多，这篇文章也就增加了许多人的幻想，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。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，却无人自以为是遗民或神仙，也从不曾有人遇着遗民或神仙。

桃源洞离桃源县二十五里。从桃源县坐小船沿沅水上行，船到百马渡时，上岸走去，忘路之远近乱走一阵，桃花源就在眼前了。那地方桃花虽不如何动人，竹林却很有意思。如椽如柱的大竹子，随处皆可发现前人用小刀刻画留下的诗歌。新派学生不甘自弃，也多刻下英文字母的题名。竹林里间或潜伏一二剪径壮士，待机会霍地从路旁跃出，仿照水浒传上英雄好汉行为，向游客发个利市。桃源县城则与长江中部各小县城差不多，一入城门最触目的是推行印花税与某种公债的布告。城中有棺材铺，官药铺。有茶馆酒馆，有米行脚行，有和尚道士，有经纪媒婆。庙宇祠堂多数为军队驻防，门外必有个武装同志站岗。土